

迷路的“寻根”之旅

中抓协的第一次中亚旅行

A MISPLACED TRIP TO THE “ROOTS”

CAPS'S FIRST TRIP TO CENTRAL ASIA

叶无忌

YE WUJI



行前小记

我大概从五年前逐渐开始认为——中国西北的某些地方一定是“中亚”的一部分。但在这个认识形成之前，我经历了很长的困惑期。2013年我去到一个叫做吐鲁番的地方并接触到了维吾尔传统民乐。让我大受震撼的除了音乐本身，还有其背后的文化和现实。自然的，对音乐的热爱很快扩大到对地区文化的痴迷。随后，在接近“它”的过程中，我感觉“它”就像一个无底洞，这体现在认知上还有情感上——“它”和“我”是如此不同。我尝试去表达我的困惑并寻找对“它”如此痴迷的原因。期间，我遭遇过很多欣喜，但更多的是障碍和痛苦。后来，现实越来越激烈，变得越来越不可触碰。

五年前我不得不转向历史中去寻找与现实郁结可能的关联。1800-1950年的新疆历史是我感兴趣的内容，在这段历史中，我看到了大量模糊边界的互动，其中，“新疆-中亚”的很多痕迹留存至今。比如，从吐鲁番到喀山之间的广泛存在的扎吉德主义运动就使我印象深刻。除了学习和想象，还有很多经验性的东西更直接地影响着我关于“新疆-中亚”的认识。当有人跟我亲口讲述了ta的家族故事时，我就会产生很强的参与感并在很长的时间里思考故事中的细节所传达出的复杂性和挑战固态叙事的力量。这些学习和经验让我最后产生了这样的结论：“撇开中亚去孤立的观察新疆绝不明智。”

2021年我完成了一个叫做《中亚日记》的项目，以“中亚”之名讲述了这些年对伊宁-新疆-中亚这个地区的困惑、思考和想象。但现实中，我还从未涉足中亚（五国）。此次出发之前，我已经有明确的目的地清单，比如：和伊宁只有5个小时车程的大都市阿拉木图、与南疆颇有渊源的费尔干纳河谷城市群、与东干人历史相关的卡拉科尔等等。“中亚”好像总在一些叙述中被视为别的某种东西，而非本体，比如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边缘；社会主义建设和移民的对象；殖民主义地缘博弈的游戏。但它自己到底是什么？是独立后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还是我想象里的中亚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次旅行无比期待的原因。现在，我终于能亲身走进那个想象已久的地区。老实说，我不期待短时间内就可以了解中亚的深层历史或者某个国家的当代现实，但起码我可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了。



如果非要明确的话，这是我想象的中亚区域

周一，4月10日（第三天）“陌生感”

去往阿拉木图的火车干净整洁，但我还是不太睡得着。事实上，在到达中亚以后我就没怎么睡着过，不完全是因为兴奋，更多的是因为不知所措：在使用翻译软件与人沟通时尴尬的不知所措，在空无一人的哈萨克斯坦国家主义的展示空间里不知所措，一种很特别的陌生感让我不知所措。来到阿斯塔纳后，我就像一台全力工作的雷达，立即用自己的新疆经验和有关中亚的知识去扫描这个地方，试图与这个地方进行匹配。但随之而来的是出乎我意料的陌生和疲倦。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的感觉，而是进入了一个对它的每个日常都很陌生的情景，而我对这个地方所有的想象和知识加剧了这种陌生。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合理，这座城市的位置甚至不在我想象的“中亚核心圈”里。这里似乎只为展示哈萨克斯坦新的力量而存在。👊



巴伊杰列克观景塔与总统府之间的广场，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2023



一家名叫“吐鲁番”的餐厅，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2023

昨天中午从一家叫“吐鲁番”的餐厅吃完饭，再次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行走。在广场上，我突然看到了一辆装甲车。这一下激发了我的新疆经验，我想拍照留下记录，但又担心被人抓包。片刻犹豫后我快速的路过并拍下一张照片，连正眼都没敢看上一眼。今天路过同一个地方时，我发现这“装甲车”其实只是一个以打靶为主题的游戏装置。确实，陌生之余，这里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些模凌两可的新疆性，但好像又不能确认这种相似是否真实。于是今天我决定主动出击，获取信息。我在脑中已经拟好了草稿，准备直接向有机会进行交谈的人发问：你知道新疆吗？你认为新疆算不算是中亚？为什么？🗨️



“装甲车”，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2023

出租车司机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好的交流对象。同时，我使用谷歌翻译进行沟通的能力也比前两日精进不少。当得知我是“契丹人”*后（我已经适应了自称契丹人，为什么契丹人在新疆会变成侮辱性质的词汇？），今天有两个出租车司机热情洋溢地和我谈论作为中俄邻国是如何不容易并称赞托卡耶夫总统圆滑的外交手段以及中哈互免签证的甜蜜。我看时机成熟，便向他们抛出我的问题，热络的交谈戛然而止，他们的回答几乎一样。我看看面露难色的司机，又看看谷歌实时翻译中显出的一行字：“对不起，我实在是不了解新疆，所以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躺在火车上铺，细细品味着这几日来在阿斯塔纳的不满意与不顺利。这样下去会不会一无所获？我有点担心。但这可是中亚，我怎么会一无所获呢？无论是践踏了我对他信任的黑车司机，还是在凌晨四点破我酒店房间门而入的斯拉夫人，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当我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餐厅，在谷歌翻译的帮助下，餐厅服务员居然告诉我他们餐厅没有羊肉抓饭，只有牛肉抓饭。不是卖完了，而是就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 契丹人直译为“Kitai”，是斯拉夫语和突厥语族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官方称呼，发源于15世纪并沿用至今。



在中亚吃的第一顿抓饭，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2023



位于 Samal 社区内的一栋前苏联时期居民楼，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周四，4月13日（第六天）“遗产”

昨天收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拒签信，我马上在淘宝上问办理签证的中介，怎么样可以搞定这件事，得到的答复是 2000 美金能搞定这件事。那么不去也罢，本来就为想去的地方太多但时间太少而无法安排行程。

相比阿斯塔纳，在阿拉木图的这几日我过得既舒适又充实。虽然开始中亚之行前，我已对阿拉木图有过了解，但身处其中它还是比我想象的更富有情调。我不知道该把阿拉木图形容为俄式风情还是欧陆风情，总之这里让人感到十分惬意，有时也让我想起上海的法租界。于此同时，这也让我思考也许阿拉木图无法代表哈萨克斯坦？就像上海无法代表中国。但我也没那么担心，我想，就算去到突厥斯坦*，也不期盼自己在短短几天的行程里就可以了解什么“现实”。我精心准备了探索阿拉木图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记着想要去造访的建筑以及街道，但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好好地去寻找它们，因为经过朋友介绍我有机会认识了三位哈萨克年轻人阿尔迪（Aldi）、艾莎（Aisha）和杜仁（Dauren），这三位年轻人曾长居中国，并都有自己的“新疆经验”，这让我对之前标记的城市内容失去了兴趣。👯

有关牛肉抓饭的疑问由艾格丽（Aigerim）给了我一个解释，艾格丽（Aigerim）是哈萨克斯坦当代艺术圈活跃的年轻策展人。她向我解释道，这几年餐饮业发展的很快，餐厅（restaurant）越来越多（在中亚很多吃饭的地方都叫 cafe 或者 ashxana，并不是 restaurant），大城市的很多人觉得羊肉难登大雅之堂。这一点在杜仁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坦白除了过节和婚礼以外，他不吃羊肉。正因如此，很多餐厅用牛肉替代了羊肉。好似牛肉才是更进步的、更普遍的、代表着更现代的价值。我明显对这个情况有点错愕。她让我别太担心，因为在乌兹别克斯坦我会如愿以偿吃到正宗的抓饭。👉

* 突厥斯坦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城市。2021 年被突厥国家组织宣布为“突厥世界的精神之都”。

今早又知晓了一件颠覆认知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颠覆认知），哈萨克老房东托鲁白克（Tulubek）给我准备早饭时问我想不想来点奶茶，我点头说爱喝哈萨克咸奶茶，他笑了笑摇头说哈萨克人只喝加糖的正常奶茶，不喝咸奶茶，那是维吾尔人的东西。惊讶之余我追问他：“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哈萨克人是共同点多还是不同点多？”他想了想回答：“世界上的哈萨克人可能有不同的方言，来自不同的部落，有着稍微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总体来说哈萨克人就是哈萨克人，差别不大。”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象或者就是托鲁白克的情感流露，我好像看到他脸上有一种同胞之爱。这与我从年轻哈萨克人那里得到的答案形成鲜明反差，他们的看法几乎正好相反。阿尔迪和杜仁认为除了一些肉眼可见的，为所有哈萨克人共同拥有的文化传统、饮食习惯、家庭价值以外，对他们来说更为显著的是哈萨克人之间的不同点，例如中国的哈萨克人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就算这种差异是微妙的，甚至是难以定义的。提到对于新疆的看法，他们首先向我承认他们作为哈萨克斯坦人对于新疆几乎没有太多了解，并坦白去中国之前甚至不知道有哈萨克人生活在中国。他们也认为中国哈萨克族了解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人的程度要远超后者对前者的了解，并认为前者对于后两者的了解有些过于理想化。涉及认同感的话题，尽管杜仁声明他只代表他自己，但他跟我直言，如果一个在哈萨克斯坦长大的俄罗斯人同一个从中国移民来的哈萨克人“相比”，根据他的原话，他会“选择”这个俄罗斯人。还有，这三位年轻哈萨克人的另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哈萨克族传承的哈萨克文化更加原汁原味，未经污染——“就好像生活在了一个封闭的时间胶囊里似的。”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褒奖还是负面评价，或者这本身就无关好坏。🍬

阿拉木图此刻春意盎然，在一排排白杨树后面，城市边缘的外伊犁阿拉套山，白雪皑皑，十分壮丽。猛地一瞥总让人想起300公里开外的伊宁。阿拉木图就有那么一条马路叫伊宁路，沿着这条路一直开车真的能到霍尔果斯中哈边境口岸，然后到达伊宁。但我已经不确定，这种连接是深层的或只是肤浅的表象。🏔️

回民宿前我在楼下小超市里发现了一款叫“宜昌”的啤酒，我很惊讶，因为这酒不管看起来还是喝起来都像一款正宗的中国啤酒，但我在中国却从未听说也未见过它。艾莎告诉我，这是一款时下挺流行的啤酒，关于它的身世则一概不知。经查，这是一种哈萨克斯坦生产的啤酒。



哈萨克部落宗族血缘树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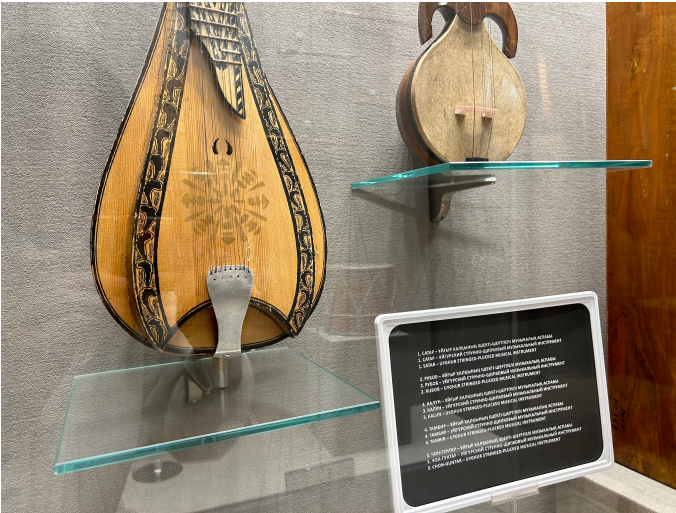
远处的外伊犁阿拉套山，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这款啤酒的设计者宣称清新淡雅的中国啤酒是哈萨克斯坦 90 年代记忆的一部分，他们生产这种啤酒的初衷是为了追溯和致敬 30 年前独立初期的时光。据说，进口中国啤酒的原因是因为苏联解体导致的混乱和经济危机。我找到的两则新闻也许可以解释这种情怀的前世今生，1995 年的一则中文报道提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啤酒因太过流行而被人诬告“有毒”，然后被大量下架。2015 年的一则新闻则宣布“中国新疆啤酒将再次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可是这依然解释不了“宜昌”这个名字从何而来，网络上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在这几乎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的时候，我瞥到了一张来自啤酒平面设计公司的海报，海报上一条金龙将宜昌啤酒缠绕，右上角两个大字写着“遗产”，并用拼音标注“Yichan”，原来是谐音地名梗！🍺

这瓶啤酒也使我意识到，在每时每刻保持“新疆-中亚”观察力的时候，其实还有一部分我不感兴趣也几乎忽视的关系。那就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和他的邻国——中国，还有很多别的关系。而这类关系可能更多的占据了绝大部分哈萨克斯坦人对这两个地方的认知和想象。而我只关心“新疆-中亚”的血缘和遗传关系，难道这已经是过时的和无关紧要的遗产吗？😞



宜昌牌啤酒 by First Brewery, design by Dozen



乐器博物馆的维吾尔乐器藏品，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周六，4月15日（第八天）“伊犁来的人”

上午没安排，我就在阿拉木图乐器博物馆待着。突厥乐器展厅里面展示的维吾尔乐器造型非常怪异。我马上发照片询问一个熟知维吾尔民间音乐的人类音乐学家朋友。他的回答让我不能信服——“应该就是一些装饰。” 😞

下午我要赶去阿拉木图西郊的一个中国哈萨克移民聚居区和铁列克（tilek）吃个饭，中国哈萨克移民在这里也被人叫做“伊犁来的人”。铁列克是一位纪录片作者，同时也写诗。他在少年时期从中国移民来此，成为了“伊犁来的人”。和他见面之前，我已经知道我们没有共通的语言。虽然他曾是十几年的中国公民，但少年时期在新疆上的是现在几乎已经消失的哈萨克学校，所以他对汉语是一窍不通。🗨️

我们约定的餐厅有中哈双语菜单，菜单上的中文不知道服务于谁？中国游客？（不太可能），中国商人？还是初到此地的哈萨克移民？但我只觉得有点亲切。铁列克还带来一位很有礼貌的哈萨克大学生当翻译，方便我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这位年轻人从中国移民哈萨克斯坦还没几年的时间。刚坐下来，在我开始发问之前，铁列克和这个年轻人就开门见山：“我们要融入这里不是容易的事。在这里的生活并不理想，没那么容易被接纳，伊犁来的人需要抱团取暖。”我突然有点想问他们俩，是感觉和我更亲近还是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更亲近？但我没问出口，总感觉有点落井下石。😞



中国哈萨克人移民聚集区内一家餐厅的菜单，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我感受到铁列克对我的好奇丝毫不亚于我想要和他沟通的渴望。这场对话中他向我提出的问题要多过我问他的，而且因为有了翻译，我们就都没有在语言上迁就对方，这对于年轻翻译的哈汉互译能力是很大的考验。吃完饭后，翻译就和我们告别了，因为明天他得早起去霍尔果斯接他的家人，这是在疫情结束，三年来的第一次家庭团聚。他走以后就剩下语言不通的铁列克和我，我们都拿出翻译软件开始耐心的交换想法。出乎意料的是，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反而比翻译在场的时候要更加流畅。铁列克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自治州农四师七十六团场，直线距离中哈边境线不过 16 公里。铁列克的爷爷在 30 年代从距离中苏边境仅 2 公里处的家乡逃往新疆，并参加了当时新疆北部轰轰烈烈的三区革命，新中国建国后因曾参加三区军队被发配到某偏远小镇。他的爷爷常常觉得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并思念记忆里的故乡。老人去世后，后人完成了老人的夙愿，一家移民哈萨克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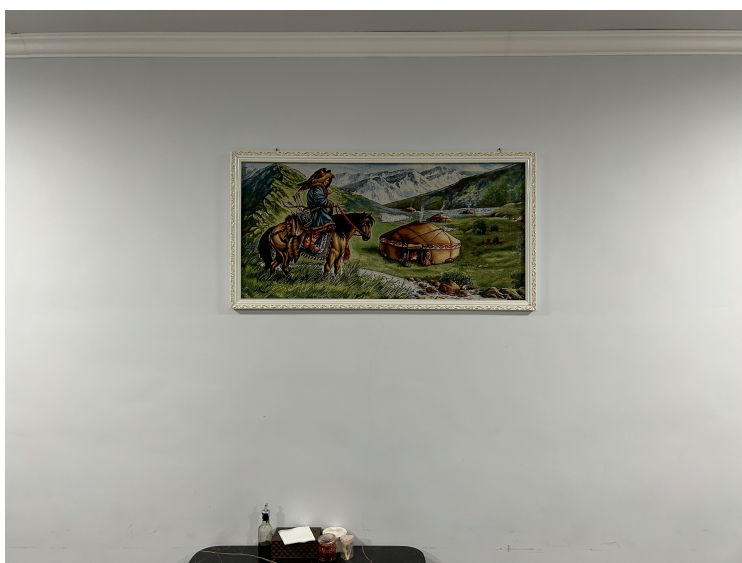
在这片祖先千百年生活的土地上，来回的迁徙有点像某种基因的遗传。铁列克告诉我，有一次，他去到了他爷爷的出生地。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荒野。当他爬上山坡，望向远处，竟可以看见，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就是自己长大的农四师七十六团场。这是我第二次被哈萨克人的家族故事所打动。我问铁列克，你现在认为你的故乡在哪里，你对自己的身份有过怀疑吗？他毫不迟疑地说：“新疆，我是新疆人。”但我认为他口中的新疆实际上并不是大部分人脑子里的新疆。例如，他的诗很多都是关于对新疆的记忆。诗中提及的私人记忆通常非常具体。这导致对他而言，故乡的概念也非常具体。具体到某个小树林，某一条街的某

种气味。的确，他继承了爷爷的同一种乡愁。这种乡愁非常具体，具体到模糊了边境，模糊了历史，模糊了身份。🌿



我和铁列克在用谷歌翻译交流，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我们吃完买单的时候，隔壁桌的几个阿姨们也吃完了，她们也是伊犁来的人。我和她们点头致意，她们纷纷报以微笑。我感觉她们看我的眼神与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截然不同，这种友善令我印象深刻，虽然这可能只是我的想象。有一位阿姨临走时用字正腔圆的汉语和我寒暄，然后道别，再见。我心里五味杂陈，这种复杂好难言说。😞



中国哈萨克人移民聚集区内的一家餐厅，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2023

周日，4月23日（第十六天）“乌兹别克斯坦”

1.塔什干

我回到了阿拉木图，袜子里还卡着一块从塔什干带回来的小石子，我决定今天都用来回忆乌兹别克斯坦。在那里的七天比之前的旅行还要愉悦，我大概知道是因为什么。走出机场就能明显感到中亚绿洲/河谷城市的气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已经四年没去新疆了，随手拍了几张街景的照片发给伊宁的朋友，朋友回复：“回家了嘛！”去民宿的路上想着她提到的“家”。“家”可能是个开放的地点，有时在不同的城市、地区，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家”是每个具体的当下、过去、未来，包括身体接收到的物质存在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每一天我都吃抓饭，整个人好像变得更活跃了，见到人就打招呼：“As-salamu alaykum, Yahxim Siz!” * 有很多乌兹别克人要跟我合影，还请我喝饮料。面对这些热情和友好，我在心里有一个很怪异的想法：他们就好像是与“我”关系单纯的“维族人”。🤔



Chorsu Bazaar 附近的饮料摊，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2023

*第一句为全球穆斯林通用问候语，第二句为维吾尔语“您好吗”。

塔什干因曾是苏联的东方首都而闻名。就像在阿拉木图一样，我早早地就在地图上标注了各种各样的苏维埃现代主义遗迹，想要一探究竟，但在造访了一两个以后我就失去了耐心。又大又宽的马路车来车往，正午阳光直射，林荫道上几乎没有行人，纪念性的建筑耸立眼前，所有的这些都让我感到疲惫。我赶紧拐进小巷，宁愿多看几眼街道两旁突厥城市特色的开放式水渠。除了塔什干的日常街景，我还喜欢这里出租车司机的歌单。游牧和定居民族的音乐气质截然不同。虽然我对中亚地区的口水歌没有研究，但哈萨克斯坦电台的流行音乐听起来更接近俄语当代流行，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则总带些西亚韵律。🎵



塔什干街道旁的“Aryk”，是突厥人城市常见的一种水渠系统，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2023



纳瓦伊剧院*，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2023

*纳瓦伊剧院建于1947年，1954年新疆政府从塔什干借来了纳瓦伊剧院的图纸作为参考，并派人多次前往北京学习和借鉴首都剧场的设计。最终新疆人民剧场的平面布局、立面风格以及室内装修兼具北京首都剧场和纳瓦伊剧院的风格并融合了维吾尔传统的建筑形式。

2.布哈拉

我本来的愿望是在七天的时间里，进行伟大的费尔干纳河谷之旅——从塔什干经浩罕、马尔吉兰去到安集延，再回塔什干。但我马上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询问塔什干的新朋友，我该如何在这三个城市里进行选择。没想到朋友笑着跟我说这三个最好一个都不要去，他指着我又长又卷的头发说：“在马尔吉兰他们可能会烧掉你的头发。”我知道，这是有些人接受不了的地狱笑话，我不觉得很好笑却也并不介意。我不知道这个地狱笑话所指的社会背景是否要好过很多年前有人在伊宁严肃叮嘱我的——“别去南疆！不安全！！”很显然，我的这位朋友并不是乌兹别克人，他的家族在苏联时期从亚美尼亚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在我的想象里对应的词语是“参加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但并不掌握乌兹别克语。我向他提及我的朋友是来自新疆伊宁的第三代汉族移民，她的家族在1970年代申请进疆参加建设，像你一样。他哈哈一笑拍着桌子说道：“哈！殖民者！”这下我反倒能笑得出来了。



结果，无论是浩罕、马尔吉兰或是安集延，我一个都去不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火车票十分紧俏，又赶上过节，需要提早购买，这对随机旅行的人来说不怎么友好。最后，在我不停的尝试刷新后，抢到了最后一张去布哈拉的车票，我只能接受做一名游客的命运。既然如此，就像个正经的游客，我选择下榻布哈拉古城最中心的一家民宿，Sasha&Son，选择这里是因为他们的客房精美得像巴依老爷的卧室一样，这极大的满足了我的中亚幻想。🕌



Shasa&son*,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2023

*Shasa&son 过去的名字是 Shasa&Natasha，据说是布哈拉乃至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家由传统建筑改建的私人酒店

走出民宿大门就立即被旅游商业紧紧包裹。和游人一起漫步布哈拉的还有旅游警察，这说明了当地政府在这件事上是认真的。旅游产业精心描绘着这座丝路古城的美丽，又或者是向游客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浪漫、虔诚，还有对昔日汗国财富和荣耀的盛大纪念。古迹，在这个产业中扮演着不可撼动的主角地位，当我们望着它们并叹为观止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看些什么？壮丽的遗迹屹立不倒——这是乌兹别克民族想象绝妙的来源之一。我并非信口开河，从布哈拉古建筑的修复史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网络上壮丽的布哈拉旅游宣传图片

一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名城的修复都存在着一些争议，无论是技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布哈拉古迹修复的概念应该可以追溯到 1920 年伏龙芝部队的炮火落下的时候。现在布哈拉大部分的招牌古建都已被修葺一新，在我看来，古迹的焕然一新使它们成为了现代乌兹别克重要的象征之一。作为布哈拉中心的四大标志性建筑之一，迪万贝吉苏菲修士堂 (Divan-Beghi Khanqah) 辉煌的门脸诞生于 80 年代——一件现代作品。✨



从左往右:

1. 沙俄摄影师 Prokudin-Gorsky 于 1911 年拍摄的迪万贝吉苏菲修士堂。
2. 1959 年，Semyon Osipovich Fridlyand 从 Prokudin 的确切角度拍摄了一张修士堂的照片。苏联建筑的痕迹仍然可以在左边看到。
3. 照片由 Alexandre Jourba 于 2014 年拍摄。

与迪万贝吉苏菲修士堂正面的容光焕发不同，侧面可能因为显得没那么重要而遭到了“提炼”。修复者没有遵循古建筑原本的形制，而是采用了新的结构进行了重建。另外，与修士堂融为一体的建筑群常被人称作“池边建筑群” (Lab-i Hauz)。建筑群围绕的古老水池周围还曾作为这个前社会主义城镇的公共空间，“人民”在这建立了公园，放置了先驱者和领导人的雕塑、长椅、亭子并营造苏式平房。只是现在广场上再也看不到任何前苏联时代的建筑遗存，好像苏联人从未在这里生活过似的。✘



迪万贝吉苏菲修士堂的侧面局部，1911 (左)，当代 (右)

阿拉伯王子伊斯兰学院（Mir-i-Arab Madrasa）的伊弯*也颇有意思，与相邻的卡扬宣礼塔（Kalyan Minaret）不同，它不太起眼。1920 年对布哈拉来说是个致命的年份，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中，许多建筑都遭到了破坏。学院的北面伊弯就变成了废墟。1930 年代，它莫名其妙地以一种矮小的形态被“复原”。直到苏联解体后这矮半截的门才被恢复到以前的高度。最近几年，现代马赛克（传言古代工艺已失传）则使它焕然一新。据说，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许多古迹都多少有着类似的故事。我不知道，游客们是在赞叹遗址带来的历史厚重感还是在直接瞻仰现代奇观。🇺🇸



左上：沙俄摄影师 Prokudin-Gorsky 于 1907 年拍摄的阿拉伯王子伊斯兰学院。

右上：1920 年，布哈拉战后的阿拉伯王子伊斯兰学院。

左下：70 年代的阿拉伯王子伊斯兰学院。

右下：当代的阿拉伯王子伊斯兰学院，马赛克颜色较原始的版本偏黄

但幸好不是所有的古迹都装扮得闪闪发光，阿卜杜拉可汗伊斯兰学院（Abdullah Khan Madrasa）的内庭就是例外，在修缮建筑本身的同时，100 年来的“残缺”被保留了下来。🐾

*伊弯（iwan）是伊斯兰建筑用词，指一个矩形的空间，通常有拱顶，三面有墙，一端完全开放。



从左往右：

1. 沙俄摄影师 Prokudin-Gorsky 于 1911 年拍摄的阿卜杜拉可汗伊斯兰学院。
2. 1986 年的阿卜杜拉可汗伊斯兰学院。
3. 当代的阿卜杜拉可汗伊斯兰学院。

稍微走走就可以离开古城中心，来到一个看似马哈拉（Mahallah）*的居民区。我挺喜欢这里，生活气息更浓，而且能看到一些还处于亟待修复的传统建筑。🐶



布哈拉老城居民区，这栋被掏空的建筑外墙贴着受文物保护之类的牌子，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2023



布哈拉老城居民区的一个大叔在干活，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2023

* 马哈拉 (Mahallah) 是一种传统的社区形式。今天在许多突厥语族群体内都存在。历史上，马哈拉是围绕家庭和伊斯兰教建立的自治社会。在苏联统治中亚前，马哈拉就有连接私人与公共的自治职能。宗教仪式、资源分配、利益裁决以及许多其他活动都在马哈拉内进行。马哈拉还有一个关键的特色就是它们都由一个“长老会”领导，被称为“白胡子” (aksakal)。



四塔院，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1911，Sergey Prokudin-Gorsky

在一个巷子的尽头，我偶遇了著名的“四塔清真院”（Chor Minor），由谢尔盖·普罗库金-戈爾斯基（Sergey Prokudin-Gorsky）拍摄的四塔是最早引我进入“想象中亚”的图像之一。

那时我刚开始从书籍中学习和认识到中亚和新疆在历史和人文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尤其重视 19 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我认为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奠定了今天那个地区的许多现状。

在阅读的同时，我也开始在网络上大量搜集那个时期的视觉材料，我浏览了很多中亚和新疆的早期摄影。当然，和大部分历史图像和文献一样，他们大部分都是单色的。对于我这样的现代人来说，这种单色理所应当并适得其所，过去被尘封在土灰的颜色里，好像那个时代从一开始就是单色的。但Sergey Prokudin-Gorsky的照片则完全不同。很简单，因为他的照片都是彩色的。这种一百年前的高清彩色给予了观者一种穿越时间的能力，那时我还只去过新疆的一些地方，但这些中亚彩色照片里的内容好像和我经验里的一些气息或者风景产生了链接，有一种亲密感。比如这张“四塔清真院”，彩色消解了历史，图像中的真实感扑面而来，何年何月都已不再重要，看起来某个中亚城镇昨夜才下了一场雨。最早就是这些彩色照片里的内容先是让我开始想象100年前的新疆。我赶紧朝圣般地跑到谢尔盖·普罗库金-戈爾斯基拍摄照片的对应位置进行模仿。而在这张照片里可以看到，当古迹开始被修复的时候，它们周围千百年以来积累的文化层都被移除，只留它自己象征性的待在“坑”里。●



四塔院，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2023

继续走，周围土黄色街巷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喀什，一二十年前还没被阉割的喀什。“新喀什”和“新布哈拉”的情况不太一样。现在中国游客享受的是中国式古镇旅游产业的西域版给他们带来的《一千零一夜》。我感到痛心，于是开始胡思乱想着更久远的时代。大约300年前，喀什噶尔商人阿卜杜越过阿赖山脉进入到费尔干纳河谷的马尔吉兰做买卖并选择定居在了这里。他不知道过段时间家乡就会变成“新疆”。大约150年后，阿卜杜孙子的孙子出发向西去波斯做生意。期间，他发现自己的老家很快就会成为“沙俄”的一部分了，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回去，像所有的穆斯林老乡一样，看看怎么和俄罗斯人相处。距今大约100多年前，因为沙俄在新疆取得的特权，跨境商贸迅速扩大，阿卜杜的后代艾合买提频繁向东去往阿克苏做生意。不久，听说红军带着枪炮出现，连布哈拉的埃米尔都被赶跑了。于是他决定带着家眷逃往中国并想办法留在了那里。到1930年代，他们干脆被登记成了维吾尔人——一个新的身份。对于维吾尔或乌兹别克，我一直对这些名字持保留态度。它们的现代含义让我觉得牵强和而且有点困惑，我敢肯定觉得牵强的还有竖立在帖木儿广场(Amir Timur Square)的帖木儿本人。但不叫乌兹别克或者维吾尔又能叫什么呢？这是100年前的初代中亚精英们在紧张又激烈地讨论中给出的答案。很难想象一个绝对没有争议的答案，萨尔塔(Sart)和塔兰奇(Taranchi)？前现代的名称毫无“民族精神”。突厥(Turk)？定义过于含糊，突出的是泛土耳其主义的野心。我突然想到好像不存在“中亚圈”这样的词？想象中，在这个圈里，宗教事务唱诵阿拉伯语，日常生活通用突厥语，文艺社交使用波斯语。一般来说，将一个或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纳入一个特定的“圈”是有问题的，因为有时候某些战争就是基于这种想象。如果我提起中华圈，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特别是配合上中国崛起的总体形象，听上去是一种略带侵略性的外交和文化政策。世界范围内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华裔舍弃日渐狭隘的中华标签。但“中亚圈”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不仅不是问题，对我来说，这是当初理解新疆的关键方式。不知不觉走着天已经黑了，离老城也有段距离了，灯光越来越少，街道越来越黑，周围像个安静的小乡镇。这才是荣光之外真实的布哈拉吗？再往前走，几个巴郎子* (ﻻﻟﻰ) 聚在桑葚树下一起插科打诨，我感到有点不安，马上打车掉头逃回我的中亚幻想里去了。😞



布哈拉老城的一处街景，乌兹别克斯坦，2023

*巴郎子是新疆方言，汉语意指少数民族年轻男孩，青年。源自维吾尔语ﻻﻟﻰ 意指孩童，年轻人，后生仔，青年。

3.克拉斯诺戈尔斯克

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后一天，我加入了丽莎（Lisa）和朵娜（Dona）的一个城郊旅行，她们是我的塔什干朋友Alexye介绍给我的，因为我再到达塔什干之前就和Alexye说我对塔什干现代主义建筑颇有兴趣，我自己收集了一些新疆80，90年代的现代建筑，所以想要将这些材料给有中亚建筑相关背景的人看看，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或可以告诉我一些其中的关联。于是Alexye就给我介绍了她们，她们目前在塔什干做建筑拓扑学的工作。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塔什干郊外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小镇出发，沿途的风景多为连绵的中亚草原，在草原进入炙烤的季节之前，人们拖家带口地露营野餐，享受河谷春日。🌲



一家人正在野餐，塔什干近郊，2023



塔什干近郊的草原，看起来和 100 年多前的彩色照片一模一样，乌兹别克斯坦，2023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成立于 1954 年，是苏联从无到有建立的定居点，为的是安置附近铀矿的工人。由于其战略价值，该定居点相对与世隔绝，但也享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好处，例如生活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是安格伦市（Angren）的一部分，安格伦自二战开始就是苏联的一座工业重镇。苏联解体后，安格伦的工厂大多被遗弃，很多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离开了这里，这导致它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一个鬼城。今天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已是一座乌兹别克人的小镇，定居在此的俄罗斯工人都早已搬走。整个小镇看起来是粗糙的并带有一种半荒废的气质，例如，赫然粉刷着“1958”大字的建筑外墙，苏联时代的公交站满是涂鸦，还有镇中心一个修缮中的俄式礼堂。🇷🇺



一座礼堂，krasnogorsk，乌兹别克斯坦，2023

我们好奇地向礼堂内探头张望，内部一片瓦砾，一栋名副其实的帝国废墟。路边的当地居民说建筑正在修缮中，之后应该会作为文化中心使用。我们走进礼堂，虽然杂乱不堪，但建筑结构清晰：楼梯、房间、厕所，舞台上甚至还有一架钢琴。走出来的时候发现地上竟然还有一张脏兮兮的列宁海报，仿佛时间停在了苏联解体的那个瞬间。这感觉好像进入了阴魂不散的“后苏联”时刻，又或者“后苏联”是不可能也根本不需要回避和删除的经历？如果历史是连贯的、互相影响、互相拉扯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在经历“后苏联”？🤔



一张莫名其妙的列宁海报，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乌兹别克斯坦，2023

今天在路上，我一直想给同行的丽莎和朵娜分享我整理收集的“新疆现代建筑集”，她们俩都有建筑专业的背景，目前在做关于塔什干现代主义建筑的记录和整理。我希望她们能给“新疆现代建筑集”提点意见，并启发我如何使用收集的这些内容。朵娜是乌兹别克人，但她对新疆一无所知。我给她看了一些新疆建筑的照片，她被图像中与中亚文化相似性的建筑所吸引，基本上几乎任何关于维吾尔文化的图像她都感到有些惊讶。她甚至不知道新疆这个地方，这样看来，乌兹别克和新疆的联系是不是应该用“被遗忘的”来定义？🤔



昌吉回族自治州工人文化宫，新疆，中国，1983

该回塔什干了，走之前我们在镇里的小学借用厕所。小镇很少出现外人，更不要说外国人，一位保安竖起大拇指对我说他有多喜欢中国以及习主席是一个多么强有力的领导人。当然，他不是第一个和我说这些的乌兹别克人。但每当有人提起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却都是乌兹别克与维吾尔那遗留在了遥远的一百年前的关系。而与这种“被遗忘”之对应的是，中乌关系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以一种类似宣誓的形式。比如，印在草原山坡上的“中兴 5G”，或是直接用钢铁铸就于工厂大门上的中乌国旗和握手的浮雕并佐以“Win-Win”的英文口号。👉



“ZTE 中兴 5G”，乌兹别克斯坦，2023

在我的“新疆—中亚”观察中，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在人文和自然风貌上比哈萨克斯坦更加接近新疆，但似乎乌兹别克斯坦人对新疆现状的了解和关心又更加少于哈萨克斯坦人。当我向一些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介绍新疆的时候，他们表现的好像刚刚发现了他们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孪生兄弟似的。然后他们会认真的问一遍，你说那个地方叫什么？我发现了这种“新疆-中亚”的紧密连接在历史里是存在的，在语言里、在传统里、在食物里、在空气里、在云彩里都存在，但就是不在人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原因影响了人们对这种关系了解的程度，比如在乌国，人们长期生活在威权社会，获得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政府主导了大部分的舆论。而近些年哈国持续有中国移民加入，所以哈萨克斯坦人会更加了解这一叙事。👁️

艾格丽有一次跟我说：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中亚”。我意识到，这次旅行可能像一次导航和定位，就像蝙蝠在黑暗中飞行，需要靠反射进行定位。以前，我会觉得新疆绝对不是孤立的，或者说孤立的观察新疆绝不明智，所以需要连接中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这次旅行对我有一点颠覆的是，很不幸，现实中新疆对于中亚来说确实是孤立的，稍微夸张的说，甚至是不存在的。这次旅行也像是祛除了我对“中亚”的一种迷信，例如，并不是以母语作为乌兹别克语的人就更了解“中亚”到底是什么。从2017年到2020年，我从无到有学习着这个地区的历史，思考历史和现实是以什么方式关联的。我觉得在《中亚日记》项目完成的时候，某种程度，完成了我自己关于“新疆—中亚”的连接。而这一次身体力行的接触中亚，我有了对二者的来自切身经验的判断。我不会再习惯用母集子集式的思维去想象中亚和新疆。我现在可以更平等的认识这两个地理名词，也开始对“新疆”这片土地的主体性重新加以认识。👉

最后，我相信“新疆—中亚”文化历史的某种同质性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厚而普遍的联系是不能被否定的，因此挖掘和呈现这些联系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吧？我曾问过丽莎一个问题：“什么是建筑类型研究学？”其实这次旅行还真有点像拿着某个建筑的平面图进入建筑，但进去之后才发现，看到的和想象的并不太一样。甚至建筑本身和手上这份平面图看起来都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平面图是错的，只能说明建筑经历了很多年的改建和翻新。我们必须亲身走进建筑，并对照着自己手中的平面图去查看每一堵墙，去确认其原始结构。我们还要思考这里到底进行了几次翻新？经历了什么样的改造？为什么改造？它们有什么相似性和差异性？通过观察和揭示一个情境中相似的和有微妙差异的部分，去理解一些想象不到的或可能处于困境中的或不对劲的事物。🔍

